支那撰述

廣弘明集

廿九之卅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三一二 號 二〇 冊 一四七 函 二 架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三一二 號 二〇 冊 三一一 函 五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312
冊數 20 (15)
函號 311 60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僧行篇第五之三下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釋道宣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婆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

淺草文庫

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啓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眞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閒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

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
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 并序

龍朔二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
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
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
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
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
郡王博乂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
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
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令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
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
太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王事大讀訖遂依位
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
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
駮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
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大夫孔志約等議曰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
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剃髮同於毀傷擁錫異

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
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
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敎而毀其道求其福而
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道理又道之爲敎雖全髮膚
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
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
稽古雖君親崇敬用彰神衷道法難虧還齎睿想既
奉詢芻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
議

司元議曰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
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
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
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吉離有會空瑞見毗
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閒
養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
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
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敎則變其禮
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暫乖而斯道無墜洎哀
纏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
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衷之嚴伸方

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寰中之遊愚管斟量遵故爲
允謹議
司戎議曰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一字爲經百戒
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
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軔姝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
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迹端形則教先於
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内防
雅有制於魏闕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
素範振蕩風物翾鷗迅鷁促椿遼菌無爲無事何得
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爲旨道

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爲政
是基裨聲濃化而比丘未諭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
逸以矜傲而誇誕處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
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
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
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無偪
細必備輿人之頌以貢芻蕘之說何則枉史西浮千
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
益唯庾冰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知太易經綸

三聖盡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物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豈曰觸鱗故人不爲纓綱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眞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闕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二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

寘於巨責者豈不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貞人以束帶爲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爲不忠辭家不爲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念必以人王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方袪塵劫永離劫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

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隆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敬則卑其道敬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

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屈道俗之常域保尊上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

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絶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畢之復何爲者盧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捜簡之例甘棠爲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畢其禮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一二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眞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横服於已資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華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誼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瀆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

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擕今此爲甚不可
一也月氏東國寶祈斯俟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
脫之慶演常住之福前王後帝昔尚惑彼遵主聖臣
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
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
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
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豪肝瀝膽伏
願聖朝重與至教恒春柰苑永轉法輪心歡錄其人
百祚遠光於帝宇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
徽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眷想傍求則

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無則崇之
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爲有則筆削明
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
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豈天窺蛙焉海測理絕庶幾
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
鳥處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
雖有罄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萬
籟咸貢其音兩曜升暉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
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涓驛露而覥顏撥夏履薄氷春
兢惕已甚被旨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議曰竊以朝廷之敘肅敬為先生育之恩色養為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曰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沈花涅槃之蘊東流鑾羽驤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袪濟塵蒙薰滌因果神道禪教茲焉有徵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箴曰守法高尚稱為流弊違經拜俗謂之懲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也）原夫在三之敬六德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為法器法唯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箴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夫為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法水壅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且夫戒籙纔高

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 箴曰王謐云沙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誠哉是言可爲龜鏡矣 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爲是損己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假迎迦維而頓顙覿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華眞 箴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懸隔拜違佛教見顯經文而言敬未華眞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爲北反白成玄 且伯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隣照之規 伯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爲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則儒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衆乃權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而解裳不可例率土以爲模楷矣 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

箴曰釋衆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敎義不殊故耳非是約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 若以袈裟異乎龍黼縠巾殊於鷲岕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肸蠁飛行精勤藻掞桐鸞梵淸霄鶴錦旌徽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蠲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請卽編之恒憲 箴曰若以不拜爲非則德秀年耆詎宜蠲免若以不拜爲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退矛盾去取自乖請卽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 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遠國章唯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訛弊 箴曰以乖宗爲景則謂守法爲訛弊於紛斯以驗餘何可觀 自我作古奚舊之拘夫鏡非

常之理必精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微探象外之遺宗極寰中之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眞太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曰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祕寂至於昭仁濟物崇義爲心乃覩儒風理將無異箴曰儒教所明不止踰寰域釋宗所辯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沖洽非儒學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誤耶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栖林遯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齡蒙求薰修靡譽背眞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箴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像賢發蒙啓化儀之縉紳之飾教殊廊廟之規求宗故所以道散孰可分其德業矯俗故由玄抗禮寧容偏以會尊卑但在家在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箴曰誡哉奉君親者無宜不拜沙門不事王矦背恩天屬以拜爲訓似乖之恩望請勤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曰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内以私謁爲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箴曰不料簡懲屈者奉法而然私謁者誡違教義只可峻其波不逞之流寧容縱火崑崗而欲俱焚玉石耶至若君親之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爲時須事因法會者雖

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已往竝令讃拜若歸覲父母
子道宜伸如在觀寺任遵釋典箴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髮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禮法服始終無二據事遂制緣經此乃首鼠兩端要務姿立也
庶其以卑屈爲恥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
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
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
常規剃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
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
玄門牽斯儒轍披法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
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
未愜又道之爲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
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唯此二
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益扇雖王猷遐揚實賴
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
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
何以塞有愆之責蠲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
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
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
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

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爲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雖啓神東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旣奉詢芻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惕謹議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曰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徽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黄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眞理習俗守於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眞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門弘禮足之綿典況大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絶塵容事止出家未能遁國同賦形於奴鏡背仰化於鴻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眞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爲允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宇尚開信毀之源豈唯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須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停沙門拜君詔　唐高宗

東臺若失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

於玄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
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
弊朕席圖登政崇眞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
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
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延
遺温凊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
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
塗紛綸相半朕商搉羣議沈研幽賾然箕潁之風高
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
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
即不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
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上沙門應不拜親表　程士顒等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沈冥於六道
濟懞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
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由之淸蕩僧爲佛種
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淸信
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宇垂範導於
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
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

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誠敎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眞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儻奉內敎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上釋在道前表 此條在貞觀十一年因今合上 馮神德

臣聞秘敎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敎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眞絕其近僞之迹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趣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敎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敎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一依經敎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

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伸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耀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迴無驚物我之貴卽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啓

釋道宣等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住必歸明哲崇護眞詮良資寵能堅伏惟夫人夙著熏修啓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愍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慨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至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上請不拜父母表

釋威秀等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

左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
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
王無不依經敬仰洎乎聖帝遵奉誠教彌隆故得刹
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
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垂
佛教萬代之後無穢皇風竊聞眞俗異區桑門割有
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
舛物況挺形戒律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
於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愆
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身
振遠猷提獎幽顯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
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絶家人之敬護法斯在褆
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
奉表以聞塵黷宸旒伏增戰越

上拜親有損表　　釋靜邁等

竊言策條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形章攸革介士不
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
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
使沙門亦不肢屈於君父窮慈內外雖復繼形變則
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覲君以日易月形

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過密八音其於三載循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顚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恐因今創改萬有一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矣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上親同君上不令致拜表

釋崇拔

伏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迹不動佛言臣取下拜之儀而違聖旨可謂放子爲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黷宸旒彌增隕越謹言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

釋道宣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亾屠之禍内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

言之不認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
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氷執或訪
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
則膚腠氷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
第至若範公質議則肯贍文華朧西執奏言約理舉
既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隆高尚
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
耋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
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遠伸請靡由奉詔
求宗難為去取易曰羝羊觸藩贏其角方之釋侶豈

不然歟

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久廢道誠未為得司列
等狀抑繹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遒華敷陳
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詔恭承明命式抃且歌顧瞻
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伸啓表披瀝丹款未紆
睿道進退惟咎投措靡由仰希神禹疏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

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内外殊分居宗體
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
内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

遷其化生生無以異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
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
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齋適誠今三寶住持
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為祭
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為不臣今三寶一體敬
僧如佛備乎內典無後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
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賓今僧為法王之胤
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
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太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
佛至教道亢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

也禮云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
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甚勇欲軍掌握慧力志摧心
惑斯介冑之流也著代簪纓尊先冠阼母兄致拜以
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己任拯羣生於塗炭敬遵
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穎陽
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
事王侯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
也犯五刑闕三木被肇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
沙門剃毛髮絕胤嗣毀形體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
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況德動幽

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閒放之流創同名教而已余幼眈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爝火以興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不拜爲文遠公有言曰淵鑿豈待晨露哉蓋自伸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音釋

薤 訖計切刈也 隳 許規切毀也 靦 他典切靦慙也 牝 毗忍切 鷩 必列切赤雉也 肸蠁 肸許訖切蠁許兩切肸蠁布貌 棻 符分切 耋 徒結切年之至也 羝 都奚切牡羊 蓍 章移切蒿屬用之以筮也

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二十九卷
武林釋大能對上元王自謙書溧水陳應武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二月識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慈濟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由來所重故蠢蠢懷生喁喁噍類莫不重形愛命增生惡死即事可覩豈待言乎然有性渉昏明情含嗜欲明者恕已爲喩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利已爲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楚縱蕩貪癡以多殺爲聲勢以利欲爲功德是知坑趙六十餘萬終伏劒於秦邦膳必方丈爲常窮刑戮於都市至如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復終無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殺爲先由斯一道取

濟羣有故慈爲佛心慈爲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
有心慈德通明起慮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勝兵毒
所不能侵慈德感徵蛇虎爲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
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以酒
肉爲身先飲啖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聖經誥明示
不得以佛爲師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況復舋衣
肉食聞沈矣之極誡醞釀屠宰見梁帝之嚴懲觀其
勸勗之文統其慇懃之至足令心寒形慄豈臨履之
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無已下愚詳此等長
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

歷無窮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糜碎
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慼於
狂生大士興言慨怨魂於煩惱撫膺弔影可不自憐
一旦苦臨於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抵於三塗
行未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之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慈濟篇第六之一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究竟慈悲論　沈約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夭生事均理一淪繭爛蛾非

可忍之痛懸危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
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
梟妾登繭蠶衣共須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閑之詳
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
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暖於身事既難遣甘
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爲言非有優劣宜枲麻果菜
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
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
漏拯麤去甚敎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晩說
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
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
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敎立若
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
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
曾無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
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晩
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
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

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
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
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
帛可以終年烹牢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歳入蠶已
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歟
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
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己
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
訓操槃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
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服曾不懷疑

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
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菜
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與何胤論止殺書　梁周顒

昔遊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甚者使
門人議之學士鍾岏曰䱒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
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悴不榮曾芻
蕘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有汝南周顒貽
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或在於不全菜耶對析
之升鼎俎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

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脯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歘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褫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

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雖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昇皂沈鯉不能不取備膳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 亂獲書納之遂絕血味汪

百論十二門論行於法俗

敘梁武斷殺絕宗廟犧牲事并表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栢

超度等上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
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洽之旨
請丹陽琅琊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勑付尚書詳之
議郎江旣以爲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
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於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
一朝抑絶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
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
美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
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述以爲京邑翼翼四方所
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祈寒暑雨人尚無怨況去

俗人眞所以可悅謂斷之爲是左丞謝幾卿曰不殺
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即之
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
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旣議尚書臣
亶僕射臣昂全瑩已下並同旣議帝使周舍難旣曰
禮云君子遠庖廚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
不食其肉此皆即目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禮向我
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遂斷文勑太醫不得
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宮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
爲褻衣裁剪有乖仁恕至邇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

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麪爲牲牷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勑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信非尚血膋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諂黷爲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慝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賽咎事自依前前臣曰夫神道范昧求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蘊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爲善其誠無忒何往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爲褻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爲弘語其無不待牲牷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麪爲牲於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有虧乎

誡殺家訓　顏之推

儒家君子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曾晳（一作析像）未知内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於末

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

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
江陵劉氏以賣鱓爲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鱓自頸已
下方爲人耳
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醼而羊繩解來投
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
須臾宰羊者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内周
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
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柱屏除形像鋪設牀
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

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臥簷下投醒即覺體
痒爬搔癮疹因爾成癩十餘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値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
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
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
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擧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
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斷酒肉文四首　　梁武帝

其一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匠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尼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為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

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

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
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爲行四不
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
云不如我道眞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
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
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
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爲行五不及外道又
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
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爲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
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肯

悉斷以錢買肉非已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
僧說謂眞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
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
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已殺
猶自得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
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
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
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水設
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
以財網肉者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

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
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
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
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
師長或爲寺官自開酒禁啖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
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
懷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
能伏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
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己法
受烏戒人受烏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烏戒人終

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今出
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
即飲酒開衆惡門入即啖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
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
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
惡觸此非正眞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
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
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
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可至
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

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立處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

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薰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業

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
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噉肉猶
故不失世業大恥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
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
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
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
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
教猶是梁國編戸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
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
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

法雲法師爲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
聽涅槃經爲當曾聞爲當不聞若已曾聞不應
違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
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
名佛弟子云何今日不從師教經言食肉者斷大慈
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
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爲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
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
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
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

者障生六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擧要爲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眞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

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

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爲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鴟鵄嗜鼠蝍蛆甘蟒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于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最有知勝諸衆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慇懃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生同各爲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爲近切諸大德僧

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煮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灸因噉食衆生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剝因噉食衆生是斷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食衆生是斷足因噉食衆生是破腹因噉食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刳腸因噉食衆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是割鼻因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因噉食衆生是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因噉食衆生是

聾因噉食衆生是盲因噉食衆生是瘖因噉食衆生
是瘂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生是蹇因噉食衆
生是瘡因噉食衆生是瘍因噉食衆生是疥因噉食
衆生是癬因噉食衆生是癅因噉食衆生是瘻因噉
食衆生是瘑因噉食衆生是疵因噉食衆生是癰因
噉食衆生是癤因噉食衆生是痔因噉食衆生是疽
因噉食衆生是瘻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
致蚤因噉食衆生是致虱因噉食衆生是致蚊因噉
食衆生是致蝱因噉食衆生是遭毒蟲因噉食衆生
是遭惡獸因噉食衆生是病瘦因噉食衆生是寒熱

因噉食衆生是頭痛因噉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
生是腹痛因噉食衆生是胷痛因噉食衆生是背痛
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噉食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
生是髓痛因噉食衆生是腸痛因噉食衆生是筋縮
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衆生是脉絶因噉食衆
生是血流因噉食衆生是咽塞因噉食衆生是喉痛
因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水病因噉食衆
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五臟不調適因噉
食衆生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癲因噉食衆
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衆病因

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壓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風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遭劫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是督因噉食衆生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因噉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是生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

苦因噉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鬲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鬲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

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欲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擧要爲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擧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

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

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其二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

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勅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羣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爲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賊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其三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爲外司聽察所得若爲寺家自相糺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犍椎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最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

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忘言今白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蜜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王阿修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

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入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参入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刳心擲地以示僧尼丐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白當先自為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

從今已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爲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宜意是義論竟宜意如此

其四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于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刹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

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
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
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强現無方
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
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少
若有信心宜應自强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
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
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
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喩今已能蔬食
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

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爲善惑就善惑中重爲方便
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
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
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
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衞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
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
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
魚爲生類皆多冷血腥爲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
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
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

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爲温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
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
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
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爲性冷凡數解
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
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
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内外衆魔共相嬈
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
肉者飲酒者善神遠離内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
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

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
行似熟内心麤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
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
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爲善力所扶法多
堪能有不宜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
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
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
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
來所白
右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竝以五月二十

二日五更一唱到鳳莊門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為法師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為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輿駕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眾各以次列坐講畢耆闍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食竟出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音釋

喁魚凶切衆口向上貌 噍在笑切噍食之類也 瀹以灼切湯中薄熟出之也 繭古典切蚕衣也 肫徒渾切小豕也 彘直例切豕也 枲胥里切有子麻也 鱓常演切魚名 轢郎擊切車相踐也 歂視專切 搋丑皆切拳加物 豢胡慣切圈穀養獸也 蒐所留切春獵也索也 膋力彫切腸中脂也 禴以灼切祭名 臠力兗切塊切肉也 爬蒲巴切 癮疹癮音隱疹章忍切癮疹皮小起也 齧五結切噬也 蛆子魚切蝍蛆蟲名 螮丁計切 瘍音羊傷頭瘡也 瘤力周切疣也 瘑古禾切禿瘡也

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三十卷
澄江釋在誠對　上元王自謙書李應章刻
萬曆庚戌歲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